

佛教入門的金剛寶鑽 佛學研究的無言良師

——評《佛光大辭典》

薩爾吉

北京大學宗教學系碩士班

欲瞭解佛教及從事佛學研究的人都知道，三藏典籍浩繁，法數名相眾多，查找起來很不方便。爲此，從古代起便有《經律異相》、《法苑珠林》等佛教類書出現，及至慧琳的《一切經音義》。這些書爲我們理解佛經中字與詞的讀音與意義提供了許多方便，但因年代久遠，語言變遷，再加上收詞不多，很難滿足一般人的需要。近人丁福保編纂《佛學大辭典》，爲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最早的新式大型佛學辭典，該書參考了日本人的許多佛教辭書，收詞三萬餘條，但解釋較爲簡略，且多用文言文及佛教術語，使用起來亦不太得心應手。對一般讀者和佛學研究者來說，尋找一本權威、實用的佛教工具書至爲巨要，也至爲艱難。一九八八年，佛光山出版了《佛光大辭典》，以其收詞廣泛、體例精當、解釋詳細而迅速，爲教界、學界所矚目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該辭典的出版填補了國內佛學研究缺乏權威、實用、高質量的工具書的空白，實乃功德無量！具體而言，該辭書有以下幾個特點：

一、編修範圍廣泛，參考資料眾多 《佛光大辭典》收詞全面，從類別而言，包括法數名相、經名、寺名、人名、地名等；從地域而言，涵蓋印度佛教、漢傳佛教、藏傳佛教、南傳佛教、日本佛教、韓國佛教乃至今日的歐美佛教等。總之，「凡具有與佛教文化對照研究之價值者，皆在編纂之列」。該辭典有二二六〇八項獨立條目，還有文中附見詞十多萬，共計七百多萬字，六九八四頁，佛學術語基本囊括無餘。辭典大量收集近百年以來佛教的重要事件、國內外知名佛學學者、重要佛學研究著作，力圖展示佛教產生、發展、壯大、衰落及復興的動態過程。該辭典的參考資料也極其廣泛，除了各種版本的大藏經，各類佛教辭典，佛教史年表，還有最新的佛教研究成果，包括近數十年來國內外刊行的各種大型佛學雜誌、學報、各類佛教專題論著、一般性質的各種百科全書、史地辭書、期刊等等，共計數百種。

二、檢索方式較多 《佛光大辭典》專門有一冊索引，其中分爲中文索引與西文索引兩大部分。在中文索引中，檢索方式有文字筆劃、四角號碼、國語注音、威妥瑪式音標(Wade-Giles System)。在威氏音標通檢一欄有一張「國語注音符號與各式漢語拼音音標系統對照表」，包括注音符號、修訂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、威妥瑪式、耶魯式(Yale)、國際音標(I.P.A)，對照起來較爲方便。西文索引中，收錄正文中所見的用羅馬拼音轉寫的重要的梵文、巴利文、藏文，以及英、法、德語，以英文二十六個字母爲序，共計搜集了一一〇三七項詞條。這可

以說是該辭典最有特色的部分之一，它為那些不懂梵文、巴利文、藏文的人快速查出其對應的中文譯名提供了極大的方便，同時也為那些想知道中文譯名的梵文、巴利文、藏文原文的人提供了方便。

三、全書體例精當，編排合理 《佛光大辭典》的獨立條目有二二六〇八項，但在索引中還列出了附見詞十多萬，獨立詞條用黑體標出正文中的頁碼，附見詞用正體標出頁碼。這種附錄名詞包括兩類：一類是法數名相的附錄名詞，例如查「佛」這個詞條，在括號中寫有四佛、五佛、七佛、八佛乃至三千佛等法數名相，讀者可根據實際情況查找自己所需要的名相。另一類是辭典中的不完整名詞，例如查「下輩」這個詞條，查到的是「下輩（眾生）」，用正體寫著「681下」，可知它不是一個獨立詞條，檢索正文，看到「下輩」是置於「三輩」這一獨立詞條中解釋，讀者就可以知道「下輩」依據文意，可理解為「下輩眾生」。再如查「上品」這個詞條，查到的是「上品（律儀）」這個詞條，它也不是一個獨立詞條，是放於「戒」這個獨立詞條中解釋，從中讀者可以知道「上品」指的是《瑜伽師地論》卷五十三所列的八種律儀之一。

四、全書用語平實，解釋詳細，參考價值極大 《佛光大辭典》儘量用現代語體文解釋佛教術語，同時還收錄了二千七百餘幀圖片，幫助讀者加深理解。凡有直接引用經典之處，均載明經書的名稱、卷數、品名，文末的方括號內列出各種重要的參考資料，依經、律、論、疏等經典部類的不同，及經典成立或傳譯年代的先後而次第羅列，還包括今人的研究成果。例如對「俱舍論」的解釋，不光詳細闡明了該論的來龍去脈，而且還說明了本論的梵文本發現情況、校勘情況、出版地、出版年、藏文譯本情況、本論注釋情況、今人研究情況、著述，若想對「俱舍論」進一步瞭解，即可循這些線索去閱讀相關資料，非常方便。再如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」一條，正文對十六會分別加以解釋，列出藏文譯本及梵文本情況，同時附表列出該經各會的頌數、卷次、品數、同本異譯及譯者姓名、時代，很值得參考。在有些詞條的解釋中涉及一些相關詞條，該辭典亦在文末括號內標明相關詞條在正文中的頁碼，省卻讀者來回翻檢之辛苦。

《佛光大辭典》還是有些不太方便之處。全書用繁體字排版，在檢索部分也只提供繁體字的筆劃檢索，令大陸的一般讀者很難適應，而且國語注音和威妥瑪氏音標在大陸也不通用。若能提供部首檢字及大陸的漢語拼音音節索引，相信使用的人會更多。辭典參考資料大多為日文的，其他文種的相對較少。例如上文所提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」一條，梵文本的校勘情況未能詳細列出，只給了梵文經名，西方研究般若經的大家 Edward Conze 的著作沒有列入參考資料中。八千頌般若是西方研究的重點，書中對此沒有很好的提及，德格印經院藏有珍貴的梵文、藏文、烏爾都文三文對照八千頌般若經刻本，書中亦未提到。當然，這可能是對編者更高的要求。辭典中還有個別條目重覆。比如「阿毗達磨教義綱要」這一條目，解釋中說又作「攝阿毗達磨義論」，阿那律（Anuruddha）造，並且解釋了各品內容。但「攝阿毗達磨義論」也是一獨立詞條，解釋中說是阿耨樓駄造，並說明了校勘情況，但沒有說又作「阿毗

達磨教義綱要」，阿耨樓駄也沒有給出梵文。從解釋及巴利文論名可以看出，這兩個條目解釋的是同一本書，完全可以合為一個條目，即使不合，也應該在「攝阿毗達磨義論」的解釋中加上同本異譯的論名及造論者的梵文名字，免得讀者產生疑惑。

《佛光大辭典》的編纂出版，雖不敢說是「絕後」，但肯定是「空前」的，該辭典的價值將隨著使用的人的增多而更加突顯出來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，一九八八年十月初版，一九八九年二月第三版；發行者：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，監修：星雲大師，主編：慈怡，出版者：佛光出版社）